

权力刻板印象的内容及其对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

王美芳, 史文凤, 颜丙淦, 杨峰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014)

【摘要】 目的:从热情和能力两维度考察权力刻板印象的内容及其对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方法:**实验1采用内隐联想测验,分别从能力(实验1a)和热情(实验1b)两个维度考察权力刻板印象的内容;实验2采用探测词再认范式考察权力刻板印象对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结果:**实验1发现,被试倾向于将高能力词、低热情词与高权力者相联系,倾向于将低能力词、高热情词与低权力者相联系。实验2发现,被试再认热情特质词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再认能力特质词,再认消极特质词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再认积极特质词;当行为者是高权力者时,被试再认低热情特质词的反应时显著长于高热情特质词;当行为者是低权力者时,被试再认低能力特质词的反应时显著长于高能力特质词。**结论:**人们持有高权力者高能力低热情、低权力者低能力高热情的混合刻板印象;权力刻板印象对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消极权力刻板印象的效应。

【关键词】 能力; 热情; 权力刻板印象; 自发特质推理; 消极效应

中图分类号: R395.1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7.03.003

Power Stereotypes: the Content and Effects on 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s

WANG Mei-fang, SHI Wen-feng, YAN Bing-gan, YANG Feng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ntent of power stereotypes on warmth and competence dimensions and the effects of power stereotypes on 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STI). **Methods:** In Experiment 1, An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content of power stereotypes on competence and warmth dimensions. In Experiment 2, a probe recognition paradigm was adopt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power stereotypes on STIs. **Results:** In Experiment 1, participants tended to associate powerful individuals with traits concerning high competence or low warmth, and associate powerless individuals with traits concerning low competence or high warmth. In experiment 2, the reaction times(RTs) to warmth traits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to competence traits, and the RTs to negative traits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to positive traits. The RTs to low warmth traits were significant longer than those to high warmth traits when actors of behaviors were powerful individuals, while the RTs to low competence traits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to high competence traits when actors of behaviors were powerless individuals. **Conclusion:** Individuals tend to hold a mixed stereotype that powerful individuals are high on the competence dimension but low on the warmth dimension, and powerless individuals are low on the competence dimension but high on the warmth competence.

【Key words】 Competence; Warmth; Power stereotypes; 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s; Negativity effects

自发特质推理(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s, STIs)是指知觉者在没有特定目的,甚至在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自发地从他人的行为信息中推断人格特质并对其形成印象的过程^[1,2]。例如,当阅读行为句子“这位秘书只看到一半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时,人们往往会自发地推断出特质“聪明的”^[3]。大量研究证明了自发特质推理的存在^[3-5]。

刻板印象是人们有关某一群体成员的相对固定的观念或期望所构成的认知结构以及特定的社会认知图式^[6]。先前有关刻板印象和自发特质推理的研究发现,呈现行为者的社会类别标签能够自动激活

相应的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一旦激活,便会提高刻板一致特质的通达性,降低刻板不一致特质的通达性,进而影响自发特质推理的发生^[7,8]。例如,在Wigboldus等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赋予行为者不同的社会类别标签(如,这位教授/流浪汉赢得了科学奖项),考察刻板印象对个体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7]。结果发现,虽然行为者表现出刻板一致行为时(如,这位教授赢得了科学奖项),刻板印象没有促进个体的自发特质推理,但当行为者表现出刻板不一致行为时(如,这位流浪汉赢得了科学奖项),社会类别标签自动激活的刻板印象阻碍了个体对刻板不一致行为的自发特质推理。在另一项研究中,Yan, Wang 和 Zhang 以男性或女性的照片来启动被试的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31271104)

通讯作者:王美芳, E-mail: meifangw@hotmail.com

性别刻板印象,考察性别刻板印象对个体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8]。结果发现,性别刻板印象促进个体对刻板一致行为的自发特质推理,阻碍了个体对性别刻板印象不一致行为的自发特质推理。

Fiske等指出,刻板印象的内容是在能力(competence)和热情(warmth)两个维度上的评价组合,且大多数群体都被评价为热情但缺乏能力(比如老年人)或有能力但不够热情(比如有钱人)^[9,10]。需要指出的是,先前有关刻板印象影响自发特质推理的研究大都较为简单地区分了行为者行为的刻板一致性,并未从内容维度上考察刻板印象对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为了更为细致地研究刻板印象对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刻板印象在能力和热情维度上进行区分然后分维度考察刻板印象对自发特质推理的效应。

权力一般被定义为控制有价值的资源并对别人实施奖励或惩罚的能力^[11]。大量研究发现,权力对人们的社会认知过程有着重要而广泛的影响^[11,12]。目前,有关权力和自发特质推理的研究较少,仅有的一项研究考察了知觉者的权力对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权力个体比低权力个体更可能进行自发特质推理^[13]。最近的研究表明,自发特质推理的发生不仅受到知觉者特征的影响,也会受到行为者特征的影响^[14]。鉴于此,本研究拟考察行为者的权力对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以往研究发现,人们对高权力者(如领导、上司)往往持有高能力低热情的刻板印象(比如聪明但冷漠),对低权力者(如清洁工、流浪汉)持有高热情低能力的刻板印象(比如善良但能力不强)^[9,15]。据此我们推测,这种权力刻板印象会影响个体的自发推理,具体表现为:当行为者是高权力者时,相比隐含低能力特质的行为,个体更可能对隐含高能力特质的行为进行自发特质推理;相比隐含高热情特质的行为,个体更可能对隐含低热情特质的行为进行自发特质推理;当行为者是低权力者时,相比隐含高能力特质的行为,个体更可能对隐含低能力特质的行为进行自发特质推理;相比隐含低热情特质的行为,个体更可能对隐含高热情特质的行为进行自发特质推理。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分两个实验考察个体持有的权力刻板印象(实验1a和1b)及权力刻板印象对个体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实验2)。在实验1a和1b,我们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分别在能力和热情两个维度上考察个体

持有的权力刻板印象。在实验2,我们采用探测词再认范式分别在能力和热情维度上考察权力刻板印象对个体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

1 实验1

1.1 被试

35名大学生(16男,19女)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了权力刻板印象能力维度的IAT测验(实验1a),另外38名(15男,23女)大学生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了权力刻板印象热情维度的IAT测验(实验1b)。

1.2 实验材料

实验一中能力和热情IAT测验所用到的概念词和属性词如下:

①概念词:实验1a和1b中用到的概念词完全相同,包括根据已有研究选取的6个高权力词语(主席、领导、老板、主管、厂长和司令)和6个低权力词语(下属、跟班、随从、学徒、佣人和雇工)^[15]。

②属性词:根据相关研究^[15,16],实验1a中选取5个高能力词语(有能力的、有主见的、支配的、自信的和强势的)和5个低能力词语(笨拙的、自卑的、顺从的、无能力的、依赖的)作为能力IAT测验的属性词。实验1b选取5个高热情词语(热情的、热心的、友好的、亲和的和真诚的)和5个低热情词语(冷漠的、严肃的、苛刻的、严厉的和虚伪的)作为热情IAT测验的属性词。

1.3 实验设计

采用经典内隐联想测验范式^[17],分别从能力(实验1a)和热情(实验1b)两个维度,用单因素被试内设计(任务类型:相容联合辨别,相反联合辨别)考察权力刻板印象的内容。D分数为观测变量。

1.4 实验程序

实验开始前,主试告知被试这是一个“词语归类”的任务。实验开始以后,电脑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上角会呈现相应的分类信息,被试需要根据计算机呈现的类别快速准确地判断在电脑屏幕中间出现的词语是属于左上角的类型还是右上角的类别,如果出现的词语属于左上角的类别,被试应该按键盘上的“E”键,如果属于右上角的类型,被试应该按键盘上的“I”键。比如,计算机屏幕的左上角的类别词为“高权力+高能力”,右上角的类别词为“低权力+低能力”,则词语“有能力的”呈现的时候,应该按“E”键。能力和热情IAT测验具体操作步骤见表1。

表1 能力和热情 IAT 测验具体操作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第六步	第七步
	对目标词归类	对属性词归类	相容联合辨别任务	重复第三步	反转第二步	相反联合辨别任务	重复第六步
能力	高权力E	高能力E	高权力+高能力E	高权力+高能力E	高能力I	高权力+低能力E	高权力+低能力E
IAT	低权力I	低能力I	低权力+低能力I	低权力+低能力I	低能力E	低权力+高能力I	低权力+高能力I
热情	高权力E	高热情E	高权力+低热情E	高权力+低热情E	高热情I	高权力+高热情E	高权力+高热情E
IAT	低权力I	低热情I	低权力+高热情I	低权力+高热情I	低热情E	低权力+低热情I	低权力+低热情I

1.5 结果和分析

根据 Greenwald 等人提出的关于内隐联想测验的计分方法^[17],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只分析第三、四、六、七部分的数据;②删除超过 10000ms 的数据;③如果一个被试小于 300ms 的反应时占 10% 以上,则剔除这个被试;④分别计算第三和第六两个部分的总体标准差 ST_1 ,第四和第七两个部分的总体标准差 ST_2 ;⑤计算每个部分中正确反应的平均反应时;⑥对于错误的反应,用每个部分的平均反应时加上 600ms 来代替其反应时;⑦在错误反应的数据被替换后,计算每个部分的新的平均反应时;⑧分别计算第六部分与第三部分的平均反应时之差 M_1 ,第七与第四部分的平均反应时之差 M_2 ;⑨用平均数之差除以标准差,即用 M_1 除以 ST_1 得到 D_1 ,用 M_2 除以 ST_2 得到 D_2 ;⑩将 D_1 与 D_2 平均,得到 D 值。将 D 值作为本研究主要的观测指标。在本研究中,所有被试均为有效被试。在初步的分析中,能力和热情 IAT 测验中均没有发现被试性别的效应,因此随后的分析中不再考虑性别因素。

1.5.1 能力 IAT 测验 对能力 IAT 测验中计算得到的 D 值 ($M=0.75$, $SD=0.30$) 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发现, D 值显著大于 0, $t(34)=14.90$, $P<0.001$ 。这说明,被试更多地高权力者和高能力词相联系,将低权力者与低能力词相联系。也就是说,被试在能力维度上存在高权力者高能力、低权力者低能力的刻板印象。

1.5.2 热情 IAT 测验 对热情 IAT 测验中计算得到的 D 值 ($M=0.35$, $SD=0.58$) 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发现, D 值显著大于 0, $t(37)=3.71$, $P<0.001$ 。这说明,被试更多地高权力者与低热情词相联系,将低权力者和高热情词相联系。也就是说,被试在热情维度上存在高权力者低热情、低权力者高热情的刻板印象。

2 实验2

本研究采用探测词再认范式考察自发特质推理的发生。该研究范式由 Mckoon 和 Ratcliff 提出^[18],采用该范式考察自发特质推理时,研究者要向被试呈现一系列行为句子(比如“李超帮一位老奶奶把行李送到火车站”),每个行为句子都要跟随一个探测词

(比如“乐于助人的”),探测词呈现时被试要判断这个探测词是否在刚才的行为句子中出现过,并按键反应。其理论假设为:如果被试在阅读句子的时候进行了自发特质推理,那么当特质句子隐含的特质词作为探测词的时候,相比不隐含特质词的控制句子(比如“李君在火车站看到一位提行李的老奶奶”),被试对特质句子对应探测词做出正确反应(“否”反应)所需要的反应时会更长,有时错误率也会更高。目前,探测词再认范式被广泛用于考察自发特质推理的发生^[4,7,8,19]。

2.1 被试

43 名大学生(8 男,35 女, $M=19.12$ 岁, $SD=0.63$) 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了本实验。

2.2 实验材料

2.2.1 特质词 选取实验 1 中的 3 个高能力词(有能力的,有主见的,支配的)和 3 个低热情词(冷漠的,严肃的,苛刻的)作为高权力者刻板一致词,选取实验 1 中的 3 个低能力词(笨拙的,自卑的,顺从的)和 3 个高热情词(热情的,热心的,友好的)作为低权力者的刻板一致词。

2.2.2 特质句子 请 9 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根据 12 个特质词各写 1-3 个符合高低权力者行为并隐含特质的句子,由研究者筛选出最能体现每个特质的行为句子各 5 个。将这 5 个行为句子与相应特质词以问卷的形式呈现给 5 名本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要求他们从中选择两个最能体现该特质词含义的行为句子。对于每个特质词,保留被选择次数最多的特质句子(共 12 个)作为实验句子。

要求 30 名大学生在 7 点量表上(1 代表“完全不隐含”,7 代表“完全隐含”)评定每个特质句子隐含相应特质词的程度。结果发现,所有特质句子的得分均大于 5.13,说明 12 个特质句子均能隐含相应特质词。另外 30 名大学生在 7 点量表上评定每个特质句子与高权力者和低权力者的相符合程度。结果发现,隐含高权力刻板一致词的句子与高权力者相符合的程度 ($M=5.67$, $SD=0.62$) 显著高于与低权力者相符合的程度 ($M=3.22$, $SD=0.77$), $t(29)=14.146$, $P<0.001$;而隐含低权力刻板一致词的句子与低权力者

相符合的程度($M=5.18, SD=0.60$)显著高于与高权力者相符合的程度($M=3.00, SD=0.81$), $t(29)=10.019, P<0.001$ 。

参考已有的研究^[20], 本研究采用语义启动的方式来启动被试的权力刻板印象。具体来说, 我们用词语“那个领导”作为特质句子的主语, 启动被试对高权力者的刻板印象, 用词语“那个下属”作为主语启动被试对低权力者的刻板印象。也就是说, 每个特质句子在实验中都会出现两次, 一次句子的主语是“那个领导”, 一次句子的主语是“那个下属”。因此, 实验2一共包含24个隐含特质的行为句子。

2.2.3 填充句子 为了平衡“是”、“否”反应, 编写24个填充句子, 填充句子后对应的探测词为句子中的形容词、名词或动词(各8个), 形成“是”反应。

2.3 实验设计

采用2(权力刻板启动类型: 高权力, 低权力)×2(行为内容: 能力, 热情)×2(行为效价: 积极, 消极)

的被试内设计。被试对不同类型句子所对应的探测词做出正确反应的时间和错误率为因变量。

2.4 实验程序

实验以小组施测的方式进行。被试到达实验室以后, 主试告知被试他们要参加一个有关记忆力的测验。实验开始以后, 屏幕中央会依次呈现一系列行为句子(比如“无论多么困难的工作, 那个领导总能完成的很好”), 每个句子呈现时间为1500ms, 句子消失后空屏1000ms, 然后呈现一个探测词(比如“有能力的”)。被试的任务是在探测词出现的时候尽可能快速且准确地判断该探测词是否在刚才呈现的句子中出现过, 如果出现过, 就按键盘上的“是”(F键), 如果没有出现过, 就按键盘上“否”(J键)。被试做出反应后, 探测词消失, 空屏800ms后进行下一个试次的测验。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正式实验之前, 被试首先进行练习测验以熟悉实验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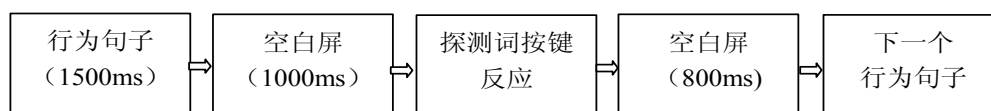


图1 实验2中探测词再认范式考察自发特质推理的流程

2.5 结果与分析

2.5.1 对反应时的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7], 首先剔除被试的错误反应数据, 然后删除反应时小于200ms或者大于2000ms的极端数据, 删除数据以系列平均数代替。采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表2 被试再认不同类型句子对
应探测词的平均反应时和标准差

行为者	能力		热情	
	积极	消极	积极	消极
高权力	875.28(190.93)	812.78(219.65)	822.74(172.23)	956.12(237.48)
低权力	772.00(184.14)	925.38(238.39)	905.00(231.16)	841.67(191.46)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

2(行为者: 高权力, 低权力)×2(行为内容: 能力, 热情)×2(行为效价: 积极, 消极)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 内容主效应显著, $F(1, 42)=5.558, P<0.05, \eta^2=0.117$, 被试对热情特质词的再认时间显著长于对能力特质词的再认时间。行为效价主效应显著, $F(1, 42)=5.824, P<0.05, \eta^2=0.122$, 被试对隐含消极特质行为对应特质词的再认时间显著长于对隐含积极特质行为对应特质词的再认时间。更加重要的是, 行为者、行为内容和行为效价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F(1, 42)=17.794, P<0.001, \eta^2=0.298$ 。未发现其他显著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

对行为者、行为内容和行为效价的三因素交互作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 当行为者为高权力者时(如“那位领导”), 在能力维度上, 被试对高能力与低能力特质词的再认时间无显著差异, $F(1, 42)=2.452, P>0.05$; 在热情维度上, 被试对低热情特质词的再认时间显著长于对高热情特质词的再认时间, $F(1, 42)=9.649, P<0.05, \eta^2=0.187$ 。当行为者为低权力者时, 被试对低能力特质词的再认时间显著长于对高能力特质词的再认时间, $F(1, 42)=15.277, P<0.001, \eta^2=0.267$; 被试对高热情特质词的再认时间与对低热情特质词的再认时间无显著差异, $F(1, 42)=2.785, P>0.05$ 。这说明, 权力刻板印象能够影响个体的自发特质推理, 具体表现为: 在高权力者的热情维度上, 相比刻板不一致的行为句子(隐含高热情特质词的句子), 个体更可能对刻板一致的行为句子进行自发特质推理, 在能力维度上二者没有显著差异; 在低权力者的能力维度上, 相比刻板不一致的行为句子(隐含高能力特质词的句子), 个体更可能对刻板一致的行为句子进行自发特质推理, 在热情维度上, 二者没有显著差异。

2.5.2 对错误率的分析 对错误率进2(行为者: 高权力, 低权力)×2(行为内容: 能力, 热情)×2(行为效

价:积极,消极)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行为内容主效应显著, $F(1, 42)=4.308, P<0.05, \eta^2=0.093$,被试再认热情特质词的平均错误率显著高于被试再认能力特质词的平均错误率。这说明,比起隐含能力特质的行为句子,被试更可能对隐含热情特质的行为句子进行自发特质推理。未发现其他显著的主效应或交互效应。

3 讨 论

实验1发现:在能力维度上,人们更多地将高权力者与高能力相联系,将低权力者与低能力相联系;在热情维度上,人们更多地将高权力者与低热情相联系,将低权力者与高热情相联系。也就是说,人们对高权力者持有高能力低热情,对低权力者持有高热情低能力的权力刻板印象,这与国内外已有的有关权力刻板印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相一致^[9,15]。根据刻板内容模型的假设,某一群体的社会地位可以预测该群体在能力和热情维度上的位置^[9,21]。具体来说,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往往被认为能力较高,但是缺乏热情,而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则往往被认为能力较低,但是比较热情。实验1的研究结果为刻板内容模型的上述假设提供了来自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实证支持。至于权力刻板印象的形成原因,根据系统公正理论^[22],权力刻板印象可能是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在能力维度上高权力者高能力、低权力者低能力的刻板印象有助于证明当下社会秩序的合理性,而热情维度上高权力者低热情低权力者高热情的刻板印象则可以对社会地位较低的低权力群体起到一定的“抚慰”作用。

在实验1的基础上,实验2使用探测词再认范式考察了权力刻板印象对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能力特质,被试更倾向于对隐含热情特质的行为句子进行自发特质推理,即在自发特质推理中存在热情优先效应。能力和热情作为社会判断的两个基本维度,热情反映的是人们的意图,能力反映的是实施意图的可能性^[10,23]。研究发现,人们在社会判断中存在着热情优先现象^[10]。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当人们遇到陌生个体的时候,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需对对方的意图(热情)和实施意图的能力进行判断。与能力相比,对对方意图的判断显然更为重要^[23]。这种社会判断中的热情优先效应可能导致在本研究中,相比隐含能力特质的行为句子,被试更可能对隐含热情特质的行为句子进行自发特质推理。实验2还发现,相对于积极特质,被试更可能

对隐含消极特质的行为句子进行自发特质推理,即在自发特质推理中存在所谓的“消极效应”^[24]。Carlston和Skowronski的研究发现,自发特质推理可能反映了人们的一种自发归因倾向,因此会表现出归因的一些特点^[24]。一般来说,相比积极行为,个体表现出消极行为的代价更高,也更为罕见^[25,26],故而在社会判断中,消极行为信息往往比积极行为信息更具诊断性^[24,27]。相应的,相比积极行为,人们也更可能对消极行为进行特质归因^[27-29]。本研究中被试倾向于对消极行为进行自发特质推理,从归因的视角来看,这实际上反映了个体进行自发归因时对消极行为的一种优先归因倾向。

实验2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行为者的权力类别标签(如那位领导、那位下属)激活的权力刻板印象能够影响个体的自发特质推理,并且权力刻板印象对自发特质推理的效应主要表现为消极权力刻板印象的效应。具体来说,当行为者为高权力者时,相比隐含高热情特质的句子,被试更倾向对隐含低热情特质的句子进行自发特质推理;当行为者为低权力者时,相比隐含高能力特质的句子,被试更倾向对隐含低能力特质的句子进行自发特质推理。简言之,本研究发现,个体更倾向对高权力者隐含低热情的行为句子进行自发特质推理,对低权力者隐含低能力的行为句子进行自发特质推理。上述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有研究者提出,刻板印象一旦激活,便会提高刻板一致特质词的通达性,抑制刻板不一致特质词的通达性,从而促进人们对刻板一致行为的自发特质推理,抑制对刻板不一致行为的自发特质推理^[7]。按照上述理论观点,在本研究中呈现的权力类别标签(如那位领导)可能自动激活了相应的权力刻板印象,并且提高了权力刻板一致特质词(如冷漠)的通达性,降低了权力刻板不一致特质词的通达性(如热情),进而导致被试倾向于对与权力刻板印象一致的行为句子进行自发特质推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消极行为信息往往比积极行为信息更具诊断性^[24,27],在社会认知中消极信息也往往比积极信息具有更大的权重^[30]。据此,我们推测,这种积极和消极信息在社会认知权重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了在本研究中权力刻板印象对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消极权力刻板印象的效应。考虑到目前国内外有关权力和自发特质推理的研究较少,更为确切的原因有待未来进一步探讨。

需要强调的是,先前的研究仅从知觉者的角度考察了权力对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13],本研究首次

从行为者角度考察了权力对个体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并且发现行为者的权力类别标签激活的权力刻板印象能够影响个体的自发特质推理。这说明,自发特质推理作为一种社会认知现象,不仅会受到知觉者特征的影响,也会受到知觉对象特征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 Uleman JS, Newman LS, Moskowitz GB. People as flexible interpreters: Evidence and issues from 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6, 28(8): 211-279
- 2 廖全明, 黄希庭. 自发特质推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32(6): 11-14
- 3 Winter L, Uleman JS. When are social judgments made? Evidence for the spontaneity of trait infer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4, 47(2): 237-252
- 4 Uleman JS, Hon A, Roman RJ, et al. On-line evidence for 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s at encoding.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6, 22(4): 377-394
- 5 Todorov A, Uleman JS. 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s are bound to actors' faces: Evidence from a false recogn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3(5): 1051-1065
- 6 Hilton JL, von Hippel W. Stereotyp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6, 47: 237-271
- 7 Wigboldus D. When stereotypes get in the way: Stereotypes obstruct stereotype-inconsistent trait infer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4(3): 470-484
- 8 Yan X, Wang M, Zhang Q, et al. Effects of gender stereotypes on 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schematic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undergraduates. *Social Cognition*, 2012, 30(2): 220-231
- 9 Fiske ST, Cuddy AJC, Glick P, et al. A model of (often mixed) stereotype content: Competence and warmth respectively follow from perceived status and compet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6): 878-902
- 10 Fiske ST, Cuddy AJC, Glick P.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social cognition: Warmth and competen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7, 11(2): 77-83
- 11 Keltner D, Gruenfeld DH, Anderson C.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3, 110(2): 265-284
- 12 韦庆旺, 俞国良. 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009, 17(6): 1336-1343
- 13 Yang F, Wang M. Do bosses and subordinates make 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s equally often? The effects of power on 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s. *Social Cognition*, 2016, 34(4): 271-285
- 14 Wang M, Xia J, Yang F. Flexibility of 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s: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mood and gender stereotypes. *Social Cognition*, 2015, 33(8): 345-358
- 15 张珊明, 钟毅平, 罗伏生. 内隐权力刻板印象: 基于 IAT 和 GNAT 的测量.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1): 56-59
- 16 管健, 程婕婷. 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确认、测量及卷入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2): 184-188
- 17 Greenwald AG, Nosek BA, Banaji MR.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An improved scoring algorith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2): 197-216
- 18 Mckoon G, Ratcliff R. Inferences about predictable ev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 Cognition*, 1986, 12(1): 82-91
- 19 Zhang Q, Wang M. The development of 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children. *Psychological Reports*, 2013, 112(112): 887-899
- 20 Smith PK, Trope Y. You focus on the forest when you're in charge of the trees: Power priming and abstrac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6, 90(4): 578-596
- 21 佐斌, 张阳阳, 赵菊, 等. 刻板印象内容模型: 理论假设及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006, 14(1): 138-145
- 22 Jost JT, Van der Toorn J.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In PAM Van Lange, AW Kruglanski, ET Higgins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12. 313-343
- 23 张庆, 王美芳. 社会判断内容的基本维度研究. *心理科学*, 2011, 4: 899-904
- 24 Carlston DE, Skowronski JJ. Linking versus thinking: Evidence for the different associative and attributional bases of spontaneous trait transference and 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5, 89(6): 884-898
- 25 Jones EE, McGillis D. Correspondent inferences and the attribution cube: A comparative reappraisal. In J. Harvey, W. Ickes, & R. Kidd (Eds.), *New directions in attribution research* (Vol. 1). Hillsdale, NJ: Erlbaum, 1976. 390-420
- 26 Fiske ST. Attention and weight in person perception: The impact of negative and extreme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0, 38: 889-906
- 27 Skowronski JJ, Carlston DE. Negativity and extremity biases in impression formation: A review of explanat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9, 105: 131-142
- 28 Skowronski JJ, Carlston DE. Social judgment and social memory: The role of cue diagnosticity in negativity, positivity, and extremity bia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7, 52: 689-699
- 29 Reeder GD, Brewer MB. A schematic model of 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 in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9, 86: 61-79
- 30 Rozin P, Royzman EB. Negativity bias, negativity dominance, and contagion.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1, 5(4): 296-320

(收稿日期: 2016-10-21)